

明張文忠公全集

明張文忠公全集二

書牘十一

答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譖言有所疏外于執事者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略窺一斑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毀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上心消彌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譖言何自而入且昔者起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入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毀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幸惟俯諒天衢廣濶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答操江湖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詐傳詔旨律有明條彼自懼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窺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污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羣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蟣虱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旣已知之則願以解網

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藏僧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卽入告主上已荷俞
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送不穀閱過乃發聖德柔遠之仁
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
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
查可遣使同順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
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
爲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諭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
節似亦可從俟宣大軍門有疏卽爲請行此酋歸則貢市愈

引文忠公全集
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兔一枝攜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僕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邊方重賴況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略非此公不可但昨以子馳驛事被累革廕主上方畱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胄不足病大美俟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廕決不令久抑也敢布腹心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答藏僧鎖南堅參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仍加茶

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珠子去人不便
多賁煩卽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
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
若化虜有功次第加進決不恡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
永享太平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
望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食物亦卽撫賞內處給亦可

疊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略重鎮得人朝廷可追西
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敬仰比者主上方加意驛傳而怪有
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遂觸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

猶不免有近日處分然此乃公差遣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
公在鎮功勞自當勒之旂常一眚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
仍當爲公光復廕典恐執事者不達朝廷所以重令之意而
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肝膽之要唯公
諒原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旣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蓋藉此以
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爲
重

答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已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
古人所羨豈易覲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同心之雅以不
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
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
遐想高踪旣深歎挹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
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南司成許海嶽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尊君親
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屑屑苛擾也胄監
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在可已

答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發春未改竊以爲憂高堰黃浦工恐難就茲奉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遙堤湖堤次第將竣眞爲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甯獨一時賴之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卽屬所司議覆舊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所開被患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卽一縣之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爲多否則卽一二年不爲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照舊徵輸難以概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播告言宣示德意俾復業之人知朝廷保民眞如赤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

也

答楚按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碍舊錢此在
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惟以得錢爲便
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審質誠便但彼中渠魁
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揚仲魁
卽曾光之說似未必然且彼旣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
之人不必論其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卽以爲曾光而誅之
萬一後獲眞犯何所歸罪惟公愼之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聞素稱難治賴劉龐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丕變也殷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愼厥始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飾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潤之斯公之所以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別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敢獻狂瞽唯高明採焉

答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厯故採言官

之議比照陝西宣大事例分管責成且近來干進者往往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今割遠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干進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呈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答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隧銘見委自邁先人之變公私憊卒苦情鬱抱公所深憫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茲得小間且漸近禪除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老母去冬小苦旋仗平復入春

引文忠公全集
眠食比舊差健辱垂問兼承尊夫人厚貺深荷雅情唯惠不
肖者則不敢當輒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答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啟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付差人
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銳以俟再舉策之上也
乃逞忿報復以致部眾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
已此天將亡虜之徵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同巢建寺一節
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
而勸之同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瓦剌不
可從也自今勸令同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旣喪敗勢不得

歸然亦必歸今在西海不免爲貴鎮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鱗翼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參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當有味于

愚言

答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辱翰示虜勢披離
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強則怙倖弱則屈
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順義旣失利于西部眾散叛青酋失
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彊今雖邁豐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
勢驅之脅以夾帶馬彼必不能違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
宜示之以強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卽閉
關謝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旣敗衄方歸命于我必能約
屬青酋受吾羈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方強青酋

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之

答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黃浦已塞堤工漸竣自南來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
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曷勝欣躍追
憶庀事之初言者蠡起妬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
道謀而已仰賴聖明英斷俯納瞽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
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詘林道之妄言什
異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
猷底于成績皆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舉而歸
之不穀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下部覆行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勢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卽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魚然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今順義旣失利于西青酋失勢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輩庸騖安能自立將來反覆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故今日之勢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酋未可因其喪敗而遂棄之也

答總憲吳近溪